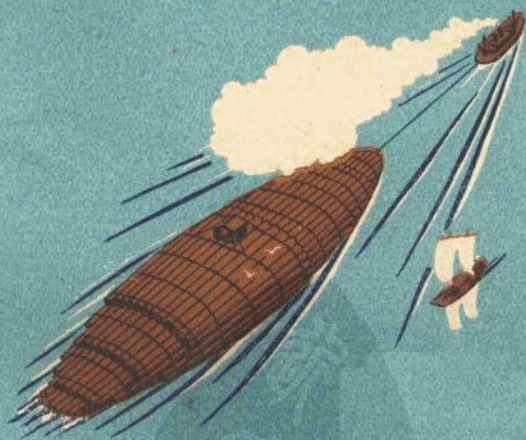


电影文学剧本

海上巨龙

上海海运管理局《海上巨龙》创作组
孙敏 陈斌 林子良 陆品山 竇功亚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前 言

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一年，也是我国文学艺术大跃进的一年。在这不平凡的一年里，工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文学艺术也获得了大丰收。文艺创作的大丰收，正是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是中国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集中表现。

一九五八年文艺创作的发展，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群众业余创作的高涨和繁荣。在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里，千百万劳动人民以热烈的革命激情，用各种文艺形式歌颂惊天动地的变革和伟大的党！最突出的表现是作为共产主义文学萌芽的新民歌的大量涌现，《上海民歌选》的出版，成了文艺园地开放出的一朵最鲜艳的大红花。群众业余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的出版，也是群众文艺空前繁荣的一个鲜明的标志。此次出版的群众业余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有：《香飘万里》、《海上巨龙》、《不屈的人》、《红旗万岁》、《地下运输兵》、《初捷》、《十级浪》……等。这是去年上海群众文艺丰硕的果实的一部分。

这些来自群众的电影文学剧本，由于来自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题材新鲜而多样；由于作者大都是这些故事的参与

者，对于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比較熟悉，因而这些作品就具有濃厚的生活气息、朴素的风格。例如《不屈的人》是写抗日战争时期苏北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的英雄事迹，作品比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英勇不屈的女区委书记的光辉形象。《红旗万岁》通过了上海水泥厂的护厂斗争的故事，相当广阔深入地表现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场面，以及动荡而急剧变化的时代气氛，并写出了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的成长。《香飘万里》是商业采购员之歌，题材新鲜别致。剧本中写了一个商业供应站采购小组，为了供应工业原料上的急需，不避艰险，跋涉万里，进入边陲深山丛林中，尝尽千辛万苦，经历种种波折，最后终于找到了所需要的香料，表现了我国商业工作者的共产主义风格。其他的许多剧本，反映了不同的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面貌和一九五八年以来生产战线上的大跃进的事迹。这些比較优秀的电影剧本，一般都能比較真实而生动地写出了一些历史上和今天的先进人物，刻划了这些先进人物的思想风貌和英雄性格。因而就使得这些作品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它将鼓舞人们更加英勇和豪迈地从事创造性的劳动。这样，它们的出版，对广大读者来说，或者也是有所裨益的吧。

这些电影剧本的作者，包括机关干部、解放军的官兵、工厂的职工、高等学校的学生等。他们昨天还仅仅是电影的观众哩，今天却写出了一本本电影剧本来，作为电影剧本的作者了，这真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人们决不应等闲视之。电影文学剧本，乃是一种比較特殊的文艺形式，它对于一般专业作

家來說，都是比較陌生的，至于群众业余作者，就更不敢問津了。去年，在党的总路綫光輝照耀下，在生产大跃进的有利形势的影响和推动下，在中共上海市委的大力号召和直接领导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条战綫各个方面的广大业余作者（其中一部分是老干部），热烈地响应了市委的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勇敢的拿起笔来。他們在各单位党委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或者組織創作小組进行集体創作，或者个人創作，發揮了革命的干劲和钻勁，在专业人員的輔導帮助下，先后写出了各种題材的电影文学剧本一百多部。此次編选出版的几本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一事实，可以說明群众业余作者不仅可以掌握詩歌、散文、小說等文艺形式，也可以掌握象电影剧本这样比較困难的文艺形式。它告訴人們，只要勇于学习和嘗試，业余作者可以逐步掌握一切的文艺形式。

当然，此次編选出版的几本群众創作的电影剧本，不是沒有缺点的，更不能說它們是已經完美和成熟了的作品。我們說这几本电影剧本是比較优秀的，在思想性和艺术上給予一定的評价，只是就群众业余創作这一范围來說的。怎么能够沒有缺点呢？首先，这是群众的业余創作，其次，这是业余作者們对电影剧本的第一次嘗試。由于文学修养和写作技巧上的限制，这些电影剧本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存在着一些缺点，甚至是比较严重的缺点，那也是很自然的，毫不足怪的。誰能“一步登天”呢？

但是，业余作者們的电影剧本的出版，使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人們既然在第一次嘗試就能写出一些比較好的电影剧

本来,那么,只要他们今后能够努力学习馬列主义,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提高对生活的观察、分析和理解的能力,并在創作实践中努力学习掌握写作技巧,经过相当的时间,他们就一定能写出更好的电影剧本。

灿烂的朝阳，照在森林茂密的长白山上。山上粗大的树木屹立着。树顶淡云飘绕。鸟声清脆悦耳。许多伐木工人，有的操着电锯在锯着树干；有的用斧头在砍削树枝。一棵棵高大的树木，徐徐倒下，发出“嘩——”的响声。树枝着地处，鸟惊飞，兽窜逃……

许多大圆木，连续不断地从山坡的滑道上滑下，一直滑进溪水淙淙的山涧里……

成串的圆木，沿着溪涧，顺流漂下，一直漂到木材堆得象高山一样的贮木场。贮木场里的高大吊车，吊着圆木，正往车皮上装载。

一长列满装圆木的火车，正飞驰在绿禾似海的东北原野上。

铁路右侧不远处，出现了一座烟囱林立的钢铁厂。铁路左侧公路上，不少汽车，拖带着一长列拖车，满载着生铁，络绎不绝地行驶着……

准备穿过铁路的一队枣红马拉的马车，满载着粮包，立在铁路栏杆的外面，等待着火车驶过。

火车继续疾驶，突然鸣笛，发出“呜——”的长声。不久，这列满载圆木的火车就徐徐行驶在大连港的码头上。火车司

机伸出头，揚着右手，向正朝着火車头走来的装卸指导員大声喊道：“指导員，卸在哪里？”

装卸指导員手里拿着一卷装卸单，往四周一指，对火車司机道：“你看！你看卸在哪里？”

司机往四周一看，到处都是圓木，堆积如山，还有很多的鋼板、鋼管、角鉄、生鉄等等。司机也覺得有点为难似的，輕声自語道：“是啊，真沒处卸了。”但是他馬上又轉向装卸指导員，大声問道：“喂，装卸指导員同志，你們为什么不早点把这些貨运走呢？”

装卸指导員：“我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船来不及运呀！”

大連港內，滿泊着中外輪船。

碼头上，那个三十多岁戴着黑边眼鏡、身材相当肥胖的上海鋼鉄厂駐在員沈泰，腋下挟着个大黑皮包，右手拿着条白手帕，不住地在后脖上擦汗，焦急地东張西望。突然，他拿着手帕在擦汗的那只手，一停，在耳边半揚着，那两颗圓滾滾的眼珠，直盯着前方不动，嘴角逐漸現出了微笑，然后高声喊道：“指导員！”装卸指导員微笑着从火車头附近走了过来，把手里的单子一揚，說：“喔，我知道啦，知道啦，你准又是木材問題。”

沈泰連忙迎了过去：“是啊！等了半个多月啦，今天总該給运出了吧？”

装卸指导員走过来，拍拍沈泰的肩膀，有点抱歉地說：“哎，我說老兄，請再等一等吧。”

沈泰往后一退，皱紧眉头，瞪起两眼，极不耐烦地：“你们老是等等等，叫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呀？我实在等不及啦。上海天天来电报催我，而你们，却天天叫等。也得有个先来后到的呀！”

指导员耐心地说：“哎，老沈，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吗？支援钢帅升帐嘛，也只有先运钢帅物资——铁和煤炭呀！至于……”

沈泰马上涨红了脸，不等对方说完，就抢着说：“难道我们扩建钢铁厂，就不是为了钢帅升帐？”

装卸指导员似乎有点被问住了，所以略微沉默了一会，然后才继续解释道：“这事也真有点难，要知道一船难装两船货啊！实在说，我自己也想叫你们的木材赶快运到上海。可是没有这么多的船，你看怎么办？”

沈泰似乎也有点被问住了，也沉默了一会，然后才摇摇头：“唉——，算了，算了，我还是找你们的局长去。”

沈泰转身走去。

二

上海，楼厦巍峨的外滩。前面就是黄浦江，它向东海伸去。近吴淞口处是上海钢铁厂的一片繁忙的基建工地。巨大的吊车、汽车和一些轻便火车，来往奔驰。一堆堆钢梁、钢筋、钢管、水泥、砖瓦等建筑材料，遍地皆是。在一片崭新高大的厂房附近，一个耸入云霄的脚手架上面，几个建筑工人，正在给烟囱砌砖。聪明美丽、才十八岁的女材料员刘云娟，戴着圆

頂无檐軟帽，穿着工装，从脚手架上，輕捷地走了下来，小跑似地向附近一个用大席篷搭起的木工場，迅速走去……

木工場里，許多木工在工作着。其中有两个木工，在鋸着一根大圓木。

刘云娟走近一个正在鋸圓木的、留着花白胡須的老木工面前，喊道：“老場长！”

老場长停下了鋸，轉臉微笑着望着刘云娟：“小辮子，有什么事啊？”

刘云娟：“老場长，我想問問你，咱們的圓木，还有多少？”

老場长往那根已被鋸了一半的圓木一指：“你看，全在这里啦。”然后，他又期望地問刘云娟：“东北的圓木，該到了吧？”

刘云娟把右手背往左手心里輕輕一击，十分耽心似地說：“哎呀！……这怎么办？”

老場长不安地問：“怎么啦，小辮子？一定又是木材沒到，是嗎？”

刘云娟忧虑地說：“是啊！不知怎么搞的，沈泰到現在还没有消息。”

老場长也有点埋怨似地道：“沈胖子一向办事，都是急如星火的，真沒想到，他这次到大連，竟一下子变得拖拉啦！”接着，他又指向一片沒有安上門窗的房子道：“你看，現在到处都在等他。”

另一个木工，也走到刘云娟面前，好象故意激她似地，大声嚷道：“現在到处都在等木材！”

刘云娟有点不满似地望着那人一眼，转身就走，同时说道：“我再给海运局打电话去。”

刘云娟迅速走去。

三

电话机“丁令——丁令——”的响了起来。

海运局调度室谢主任，伸手拿起电话听筒：“喂，哪里？……钢铁厂？木材？……哎呀，我说同志，不是早跟你讲过了吗，船忙不过来，忙不过来……”

调度室里一片繁忙景象。许多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交错地响着。

谢主任继续跟钢铁厂的电话说：“……好，好，好，我们马上研究，马上研究。”他马上把这个电话挂断，随手拿起另一个电话听筒：“喂，哪里？……大连港务局……又是要运木材……哎呀，我说赵局长，现在矿砂、焦炭、生铁，都运不过来啦，我看，木材还是慢慢来吧……”

大连港务局局长办公室里，赵局长对着电话讲：“……老谢，木材压的也太久啦，人家天天来催我，我被包围啦，现在就靠你们派船来解围啦！”

站在赵局长旁边的沈秦，右手拿着手帕，不住地在脖子上擦着汗。另外，还有几个手拿单子或挟着皮包的、要求运货的人，有的站在那里，有的坐在那里，全都直望着赵局长。

上海海运局調度室謝主任对着電話听筒，无可奈何地：“……好吧，我們尽量想办法。”

四

海运局党委办公室。六七个人圍坐在一張鋪着白布的會議桌旁，在开党委会。

謝主任拿着一份文件，正在講話：“……情况就是这样。总的來說，是貨多船少，运力不足。今年，虽增加了大量船舶，可比起需要运输的大量貨物来，还差得很远很远。”

主持会议的林書記，右手食指往桌上一指，有力地說：“对。这就是我們当前海上运输的主要矛盾。今天，咱們就专门来研究，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們才能更好地起到先行官的作用。”

謝主任：“我看，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起码得再增加一倍吨位的船舶。”

林書記两目炯炯地望着謝主任問：“别的办法还有沒有？”

謝主任为难地說：“能想的办法，差不多都想出来啦，象开辟快速航綫，提高干舷，减少煤水儲备量，清理船上廢物料等等，这样，已經多挖掘出了三万多吨的运力了。别的好法子，一时再也想不出啦。”

林書記望着謝主任，小声地問：“老謝，我問你，这些法子都是誰想出来的？”

謝主任冲口而出：“都是群众想出来的。”

林書記仰身大笑起来，其他的人也笑了。

林書記：“这就对啦。群众有办法，所以說，要想解决当前的主要矛盾，必須找群众，也只有找群众。要知道，群众的智慧，就跟浩浩蕩蕩的大海一样，是无穷的呀！你們說，是嗎？”他环顧了一下大家。

不少人在微微点头。

一位委員說：“我建議再发动一次群众性的献計运动，就圍繞着挖掘运输力量，再来个大鳴大放。”

林書記又把右手食指向桌上一點：“对，再开展一个献計运动。同时，还要告訴大家，不单要从船舶内部挖掘潜力，而且，还要从船的外部挖掘潜力。至于船舶，我們固然要增加，但要求立刻增加一倍吨位的船舶，是不现实的。我們要用現有的船舶，再加上群众的干劲和智慧，来解决当前运输上的矛盾。只要我們坚决地依靠群众，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那么，我們就有可能，讓一条船起到两条船的作用。”

五

上海船厂。船塢、碼頭停靠着許多船舶，工人們正在緊張地从事修船工作。在一个船塢里，有一艘快要修好的五千吨的輪船屹立着。这艘輪船，十分漂亮。烟囱是流綫型的，上面鑲着鮮明的五星紅旗；雪白的駕駛台上，橫漆着一行醒目的紅色大字：“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在那天藍色的船舷上，画着一道紅色的吃水綫；船头两面，各漆着一条金黄色的閃耀夺目的飞龙；两条飞龙的中間，画着一颗吐着火苗的赤色圓珠；两个龙头的上方，各漆着“巨龙号”三个

大字。

几个修船木工，正在装修舷梯。有的锯，有的刨，有的凿，有的钉……

三十多岁的水手陆原江和四十多岁的生火长魏钢，每人手里各拿了把小锤，走了过来。

陆原江：“……人家都在大跃进，可咱们，还得再在厂里呆上两天，真急死人啦！”

魏钢：“要修就得修好嘛，现在已够快的了，按计划，本该一个月修好的，现在没到半个月，就要修好啦。不能光顾快，还得保证头等的质量啊！”

陆原江把魏钢一拉：“好啦，别说啦，快走吧，赶快帮修船工人把船修好，争取再提早一点开船吧！”

陆原江走到舷梯修理处，伸手拿了一块木头，一看：“啊！用的是旧木料？”

他又把这块木头拿给魏钢看，并且很激动地说：“你看，这是旧料。他们一点不顾质量！”魏钢马上制止他：“又犯老毛病啦。有意见，好好向人家提嘛，干吗又要动火呢？”

陆原江一把拉着一个修船木工的胳膊，拉着就走。那个木工手里拿着把锤子，被弄得莫名其妙。

陆原江弯身拿起一块木头，给那个修船木工看：“你看，旧的！”

他把那块扔下，接着又拿起一块，又给那个修船木工看，又说：“看！还是旧的。”他将木料一块块的拿给那个木工看，嘴里不住地说“旧的”，“旧的”……

那个修船木工也不住地点头，小声地说“对”，“对”，“对”……

陆原江：“统统是旧的。”

修船木工：“是啊！”

陆原江有点恼火：“光对不行，明明合同上订的，全用新木料，可你们，却全用的是旧木料，这怎么行？”

那个修船木工从容地说：“不行也没办法，买不到新木料呀！”

陆原江：“买不到，这是你们的事；不保证我们头等的质量可不行。”

魏钢马上拉了陆原江一把，小声地说：“什么你们我们的，这都是我们大家的事嘛！”

那个木工马上转向魏钢，耐心地解释道：“实在是买不到，请你们原谅原谅吧，以后有木材时，一定给你们再换新的。”

陆原江：“原谅？我们原谅，水手长也不会原谅的。你们知道他多严格吗？他是一点也不准马马虎虎的。”

魏钢忙制止陆原江：“好啦，好啦，咱再找水手长商量商量去，看看他的意见怎样。”

六

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背个背包，从船厂门口走了进来。

陆原江、魏钢和那个修船木工站在甲板上，仰望着上空。

陆原江用两只手在嘴边作筒状，高喊：“水——手——长！”

五十多岁的水手长刘大龙，正在大桅杆上工作，听到喊声，迅速地抓住从大桅上垂下的绳索，“嗤，嗤……”地滑了下来。

陆原江两步跑到刘大龙跟前：“水手长，你快去看看，他们全用的旧木料，这不是胡闹吗？”

刘大龙和陆原江、魏钢、修船木工，又到了舷梯修理处。

修船木工向刘大龙解释着：“……不是我们想用旧木料，而是的确弄不到新木料呀！为了要买新木料，我们几乎把上海所有的木材公司和商店，都跑遍了，可是都没有多余的。这叫我们怎么办呢？”

那个背着背包的小伙子，正站在旁边倾听着。

刘大龙拿起一块木料看看，说：“就把这些旧木料利用上吧。现在木材的确很缺，我女儿在钢铁厂扩建工地上工作，一回到家，也是吵着缺少木材，缺少木材。”

那个背着背包的小伙子，马上插上了一句：“怪来！我们东北的木材，满山满林，而你们，都喊缺，咦？真是……多运一点来不就得了。”

刘大龙不假思索地自语着：“是啊……”

陆原江马上转向这个小伙子：“你是干什么的？”

小伙子：“我是来找‘巨龙号’水手长的，是海运局派来的水手学徒。”

刘大龙望着小伙子，心里一惊，不禁睁大两眼：“啊——”

刘大龙拉着小伙子的手臂，看看，仔细地凝视着他的脸、

眼睛……大家对于刘大龙的举动，都觉得有点奇怪，所以都屏住呼吸，静静地望着他俩。

刘大龙望着小伙子的脸：“你，你……姓什么？”

小伙子脱口而出：“樊。人家叫我小樊。”

刘大龙更是一惊，两手马上亲热地扶着小樊的肩，急促地问道：“啊！快告诉我，你究竟是什么地方的人？”

小樊从容地答道：“东北人。”

刘大龙把手一收，立即恢复了平静，好笑地说：“噢，原来是东北人！我搞错了，错了……”

小樊有点生气地望着刘大龙道：“哎——，难道东北人，就不能当水手吗？”

刘大龙马上拍着小樊的肩头说：“能能能，完全能！小伙子，跟我来吧。”

刘大龙和小樊等正往前走。突然，“沙……”的扩音机响了。

扩音机里一个女子的声音：“现在广播一个通知，现在广播一个通知，为了贯彻党委关于开展献计运动的指示，支部决定，在今天下午一点钟，召开全体船员大会……”

刘大龙、小樊、陆原江、魏钢等全站在修船码头上，静静地听着……

七

在甲板上，魏钢和陆原江正在油漆。

陆原江一边工作，一边挥着油漆刷子说：“我才不信呢，大

副說，我們的船裝到四千五百噸，就到頂了，要想再多裝一點，就得把船殼改成橡皮做的。難道我們這鐵板上，就不能再多裝一些啦，嗯，真是……”

魏鋼：“他說不能再多裝，有一套不能再多裝的道理；我們想要多裝一些，就得先想出能多裝的道理才行。說不出個道理，硬要多裝，一來領導上不會批准，二來群眾也不會同意的。”

陸原江：“我總覺得還能多裝，可是道理，就是講不出來。我要是象大副那樣，喝那麼多的墨水，就好了。”

劉大龍走過來，猛地往陸原江肩上一拍，手指着黃浦江心：“你們看！”

他們往黃浦江心看去，只見一艘拖輪，拖着一長列駁船，約有二十多節，正在徐徐行駛。

劉大龍：“看，要是我們，也拖上幾節駁船，不也就能多運很多貨嗎？”

陸原江兩手一拍：“對！好主意！這下子，我們可有道理啦！快把船開走，到大連拖一駁子木头來。”

魏鋼細思一會，然後點點頭，輕聲地說：“辦法倒不差，不過不知大家的意見怎樣？”

劉大龍：“走！先找我們的政委去。”

三人轉身快步走去。